

# “芳草萋萋鹦鹉洲” 历代文人笔下的武汉鹦鹉洲

人文历史

□李家海

〇〇

武汉鹦鹉洲名头很响，不排除借了李白的名。李白游览黄鹤楼，诗兴大发，本拟挥毫泼墨，见了崔颢的诗，深为叹服，觉得难超越，道一声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（《唐才子传》），不再下笔。唯英雄能识英雄，李白眼光不差。崔颢诗中一句“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”，兼之李白对此作的推崇，让鹦鹉洲再度流布天下。

早在东汉末年已是名胜

之所以说“再度”，因为鹦鹉洲并不靠崔颢，也不靠李白扬名，在更早的汉末，已经是名胜。鹦鹉洲不仅得名于东汉名士祢衡，也是祢衡的葬身之所。祢衡“淑质贞亮，英才卓犖”，擅公文，刘表、黄祖叹服；擅击鼓，《渔阳三挝》绝妙，“听者莫不慷慨”。《后汉书·祢衡传》说他“不将曹操方面重臣司马朗（司马懿长兄）、荀彧等人放在眼里，‘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，常称曰：‘大儿孔文举，小儿杨德祖，余子碌碌，莫足数也。’”眼高于顶，不轻许人。也真是物以类聚、人以群分，三个人连死因都和同一个人有关。孔融、杨修被曹操所杀，祢衡差点死在曹操手里。曹操怕损了敬贤的名头，于己不利，把他送给刘表。刘表也不能相容，转送江夏太守黄祖。黄祖是个暴脾气的，受不得祢衡桀骜性子，把他杀了。

苏轼感到惋惜，谪居黄州期间，在寄送鄂州知州朱寿昌的词《满江红》里说道：“《江表传》，君休读；狂处士，真堪惜。空洲对鹦鹉，苇花萧瑟。不独笑书生争底事，曹公黄祖俱飘忽。愿使君，还赋谪仙诗，追黄鹤。”思接千载，遥想当年，黄祖之子黄射在洲上大宴宾客，有人献鹦鹉，黄射请祢衡作文娱宾，祢衡“揽笔而作，文无加点”，所作《鹦鹉赋》“辞采甚丽”，鹦鹉洲由此得名。苏轼议论说，狂生真可惜，争个什么，如今曹操、黄祖全归黄壤，洲上只有芦苇随风摇摆。末了，苏轼劝朱寿昌，追慕李白，写诗超越崔颢，以留下不朽声名。从《典论·论文》“文章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看，苏轼是曹丕的拥趸。

他劝朋友作诗是有依据的。李白把黄鹤楼不能作诗的劲儿憋到金陵（今南京）发泄，终于找回场子。其《登金陵凤凰台》云：“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。吴宫花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。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。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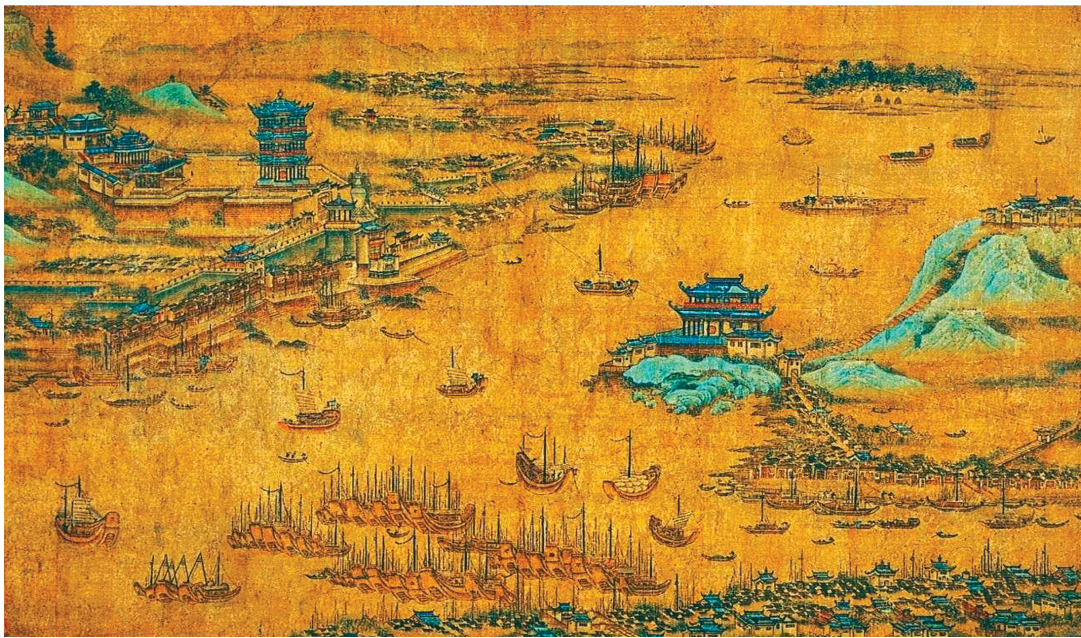
使人愁。”又是步韵，又是三凤对三鹤，模仿、叫阵兼而有之。

鹦鹉洲在唐人笔下反复出现，两组对应关系屡见不鲜，联想触发若钟鸣鼓应：一是鹦鹉洲和祢衡的对应，二是鹦鹉洲和黄鹤楼的对应。前一种属于典故映带，鹦鹉洲得名于祢衡；后一种属于空间连及，鹦鹉洲贴近黄鹤楼。李白《吴江赋》（《鹦鹉》），落笔超群英。……至今芳洲上，兰蕙不忍生。”（《望鹦鹉洲怀祢衡》）又“鹦鹉来过吴江水，江上洲传鹦鹉名。……烟开兰叶香风暖，岸夹桃花锦浪生。”（《鹦鹉洲》）是前一种。崔颢“此地空余黄鹤楼……芳草萋萋鹦鹉洲”，孟浩然“昔登江上黄鹤楼，遥看江中鹦鹉洲”（《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》），是后一种。

崔颢把鹦鹉洲和汉阳树对举，表面上看，汉阳树当不起，鹦鹉洲是特指，汉阳树何其多。实际上运用了典故，汉阳树也是特指。《晋书·桓温传》：“温自江陵北伐，行经金城，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，慨然曰：‘木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！’攀枝执条，泫然流涕。”

庾信《枯树赋》在作歌“建章三月火，黄河万里槎。若非金谷满园树，即是河阳一县花”之后，设想桓温的话，说：“桓大司马闻而叹曰：‘昔年种柳，依依汉南。今看摇落，凄怆江潭。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！’”树长得快，人老得快，日月逾迈，壮志未酬，桓温不禁伤感，庾信不禁失落。两人同感岁月风霜逼迫，逝者如斯，不舍昼夜。

庾信尤其觉得难过，一个南方人稽留北方，南北关系缓和，被俘虏的同僚们很多都能放还，就他不能如愿，故国之思萦绕脑际，无边乡愁无法排遣，只好借枯树遣怀。观崔颢《黄鹤楼》“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”句，显见得也是思乡心切，和庾信同病相怜，游子思归，笔下“汉阳树”，和桓温的汉南树、庾信的枯树，重合叠加，难分彼此。



《江汉揽胜图》明 仇英(传)

## 故事的滥觞 传奇的渊数

除了游子怀古思乡、诗人逞才使气，鹦鹉洲还是故事的滥觞、传奇的渊数。白居易和鹦鹉洲也有瓜葛。唐宪宗元和十年（815年），白居易因上书言事，被贬江州司马，从长安出发，转水路而下，路过鄂州，作诗两首记其事，其一为《卢侍御与崔评事为予于黄鹤楼置宴宴同望》：“江边黄鹤古时楼，劳置华筵待我游。楚思森茫云水冷，商声清脆管弦

秋。白花浪溅头陀寺，红叶林笼鹦鹉洲。总是平生未行处，醉来堪赏醒堪愁。”虽然有朋友招待，心绪不佳，华筵无味，管弦无聊，风景固然堪赏，也只是醉时看看，高兴一会儿，醒来还是闷闷不乐。然而另外一件偶然事件，让他心情转佳，由疑问转移了注意力，从而减轻了被贬之苦。

第二首记鹦鹉洲的诗，讲的就是这场邂逅。诗题为《夜闻歌者》，词曰：“夜泊鹦鹉洲，秋江月澄澈。邻船有歌者，发词堪愁绝。歌罢继以泣，泣声通复咽。寻声见其人，有妇颜如雪。独倚帆樯立，娉婷十七八。夜泪如真珠，双双堕明月。借问谁家妇，歌泣何凄切。一问一沾襟，低眉终不说。”鹦鹉洲晚上的神奇邂逅让白居易久久不能忘怀，邻船美丽的女子为什么深夜痛哭，有什么伤心事，打招呼也不理，她的家人呢？

南宋翰林院学士洪迈对白居易《琵琶行》感到好奇，连带创出这首《夜闻歌者》。他说商人浮梁买茶，媳妇对客奏曲，乐天移舟登舟，全不顾忌，匪夷所思。“唐之法网，虽于此为宽。然乐天尝居禁密，且谪官未久，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，相从饮酒，至于极弹丝之乐，中夕方去。岂不虞商人者他日议其后乎？”洪迈引白居易的朋友陈鸿《长恨歌传序》“乐天深于诗，多于情者也，故所欲必寄之吟咏，非有意于渔色。”揣测“岂非以其长于开脱。不过毕竟疑窦重重，他也说服不了自己，因为他又注意到白居易诗集中和《琵琶行》场景类似的《夜闻歌者》，也是讲夜里遇到女子独处，“夫不在焉”，太巧合了。洪迈判断，“乐天之意，直欲摭写天涯沦落之恨耳。”已经不再纠结两次邂逅真假。

两次邂逅情节极为相似，琵琶行事件尤为疑点重重。概率和情理上，都难解释。台湾小说家张大春的观点较为圆通，他认为真正合情合理的解释是：“白居易在鄂州有过一回未究其竟的邂逅……始终怀着抱着无边的好奇、想象、猜测和遗憾……那湓浦口的琵琶女，是白居易对于鄂州少女的一个摹想、一个发明、一个补充……它所叙述的琵琶女的身世、经历、情感以及她与江州司马之间那种若有若无的情愫，通通都出于虚构；这首诗，根本就是一部歌行体的小说。”

“元和十年，予左迁九江郡司马。明年秋，送客湓浦口，闻舟中夜弹琵琶者，听其音，铮铮然有京都声。问其人，本长安倡女，尝学琵琶于穆、曹二善才，年长色衰，委身为贾人妇。遂命酒，使快弹数曲。曲罢悯然，自叙少小时欢乐事，今漂沦憔悴，转徙于江湖间。予出官二年，恬然自安，感斯人言，是夕始觉有迁谪意。因为长句，歌以赠之。”《琵琶行序》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言之凿凿，诗人狡狴，何者为是？何者为非？

从汉阳到浔阳，江山形胜，彩笔多端。不管是“五陵年少争缠头”“老大嫁作商人妇”，还是“醉不成欢惨将别”“唯见江心秋月白”，抑或“我从去年辞帝京”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，情是真情，事则未必（真伪参半）。元稹在听到白居易贬官的消息时，写诗说：“残灯无焰影幢幢，此夕闻君谪九江。垂死病中惊坐起，暗风吹雨入寒窗。”诉说关切。白居易给元稹写信说：“浔阳腊月，江风苦寒，岁暮鲜欢，夜长无睡。”描绘冷清。也是在这封信里，白居易还说“感人心者，莫先乎情。”（《与元九书》）艺术不同于现实，事件真伪不重要，情感真实最动人。

据《光明日报》



《琵琶行诗意图》傅抱石